

2017
春夏卷

评论

科幻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谈艺录

《皆大欢喜》：
一部“人人笑逐颜开”的
“欢庆”喜剧

书评

相信未来——食指诗选

著述

自由和社会压迫的起因思考



声音

作家圆桌：
科幻与我们的世界

对话

诗歌是我唯一的财富
——食指访谈

心路

百年新诗路在何方就在脚下
我的生活创作大事记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2017
春夏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 2017. 春夏卷/陈思和, 王德威主编.-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321-6360-1

I. ①文…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3095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林雅琳

美术编辑: 钱 祯

书 名: 文学. 2017. 春夏卷

主 编: 陈思和 王德威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299,000

印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60-1/I · 5079

定 价: 3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目 录

【声音】·作家圆桌：科幻与我们的世界· 主持/宋明炜

霾书写 文/陈冠中	… 6
缺失的宇宙 文/刘慈欣	… 9
——浅论上世纪五十和八十年代中国科幻的一个特点	
《小灵通漫游未来》与中国的现代性 文/韩 松	… 12
漫谈核心科幻 文/王晋康	… 17
从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 文/江 波	… 21
存在之锚 文/赵海虹	… 25
——文学、科幻与我	
虚拟现实：从科幻文本到科技演化 文/陈楸帆	… 28
说说“中国式科幻” 文/飞 氖	… 34
中国科幻“国际化”的忧思 文/宝 树	… 37
边疆之上的中国·科幻 文/王 瑶	… 40
在复旦读科幻 文/严 锋	… 45

【评论】·科幻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 主持/宋明炜

从“造人术”到“造心术”：科学家、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起源	
文/姜 靖 译/陶 磊	… 54
从科学到吃人 文/徐维辰(Yoojin Soh)	… 67
——鲁迅《造人术》翻译与野蛮的潜在书写	

“狂人”与“铁屋”：鲁迅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	
文/贺可嘉(Cara Healey) 译/陶 磊	… 84
董启章对时间的探索 文/罗 鹏(Carlos Rojas) 译/宋明炜	… 99
情感的外包 文/纳撒尼尔·伊萨克森(Nathaniel Isaacson) 译/王 晨	… 110
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 文/宋明炜 译/路 程	… 127

【心路】

百年新诗路在何方？就在脚下 文/食 指	… 149
我的生活创作大事记 口述/食 指 整理/翟寒乐	… 153

【对话】

诗歌是我唯一的财富 对话/食 指 陈 昶	… 177
——食指访谈	
附录：食指诗选 文/食指	… 181

【谈艺录】

《皆大欢喜》：一部“人人笑逐颜开”的“欢庆”喜剧 文/傅光明	… 189
--------------------------------	-------

【著述】

自由和社会压迫的起因思考 文/西蒙娜·薇依 译/吴雅凌	… 241
附录 1：伦敦笔记 文/西蒙娜·薇依 译/吴雅凌	… 291
附录 2：灵魂的诸种需求 文/西蒙娜·薇依 译/吴雅凌	… 300

【书评】

相信未来 文/陈 昶	… 323
——食指诗选	
诗心不会老去 文/洛 盖	… 335
作者之手和印刷者之心：早期现代欧洲书写文字的嬗变 文/钱文逸	… 341
本卷作者、译者简介	… 349



声音

· 作家圆桌：科幻与我们的世界 ·

霍书写

缺失的宇宙

——浅论上世纪五十和八十年代中国科幻的一个特点

《小灵通漫游未来》与中国的现代性

漫谈核心科幻

从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

存在之锚

——文学、科幻与我

虚拟现实：从科幻文本到科技演化

说说“中国式科幻”

中国科幻“国际化”的忧思

边疆之上的中国 · 科幻

在复旦读科幻

作家圆桌：科幻与我们的世界

■ 主持/宋明炜

【主持人语】

这一小辑题目中所谓的圆桌，是一个真实的圆桌，有真实的时间与空间位置，也有真实存在的思考与对话。去年六月，复旦大学举办的科幻文学工作坊上，到了最后一场，有十二位重量级的科幻作家与编辑（姚海军先生）一起登场，探讨科幻与我们今天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加上我作为主持人，共十三个人，满满地挤在台上。参与构想工作坊的严锋老师，因为在澳洲工作关系未能前来。这一情景与六年以前，即2010年夏天在复旦举办的新世纪文学十年大会相似，当年也是严老师自己缺席，但作为科幻最热情的吹鼓手，他介绍了韩松与飞氖来上海参加复旦会议。在那一次会议上，科幻这支寂寞的伏兵第一次在所谓主流文坛上亮相，学院批评家开始关注科幻，《读书》《南方文坛》《上海文化》《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期刊推出有关当代科幻的论文与专辑，大致都在那个时间之后。

我们（这个我们算是除了科幻作家与科幻迷之外的全体）到2010年才了解这新世代的科幻，实在是我们自己的无知。中国科幻在1999年到2010年，已经走过辉煌的十年，其间已经诞生了自己的巨星（比如三巨头），自己的星座（科幻期刊、出版社、幻迷群体、嘉年华），自己的宇宙规律（科幻已经不关心主流文学在做什么），到2010年中国科幻毋庸置疑已经处在黄金时代。自2010年到2016年，又六年过去，中国科幻甚至有了自己的平行宇宙，多维世界。虽然科幻作家和科幻迷们有时借用英美科幻术语来命名自己，但多重形象是在短短时间内共同呈现的，并没有一个从古典工业时代到后现代的发展历程。星云闪烁，宇宙交响，创世与寂灭，都在共时发

生中。当代的中国科幻既有太空歌剧,也有蒸汽朋克,有赛博乌托邦,也有荒潮里的幽暗,有不可阻挡的流行化趋势,也有在先锋位置上坚守的新浪潮。2014年《三体》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很快中国科幻新浪潮在全世界引起影响,这是一次超新星爆炸,照亮了整个文学世界。

即便把中国科幻放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中来看,二十一世纪的科幻盛世也是前所未有的。晚清最后十年科学小说与理想小说的流行,台湾人文科幻在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异军突起,以及同时期大陆科幻在改革时代一度重新点燃理想主义的短暂复兴,似乎都在中国文学主流之外。寂寞的伏兵首先在文学史意义上显出悲壮的色彩。但到了今天,寂寞的伏兵已经不再寂寞,也已经不再是伏兵,而是一跃成为流行文化中的新锐,科幻作家面临的问题与六年前,与十六年以前,乃至一百一十六年前可以没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依然是写出最好的科幻,但作为整个领域,科幻面临的问题有些不同了。科幻需要重新思考与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吗?我们时代最好的科幻作家,往往谦虚地保持与文学家之间的身份距离,这体现着另一种对成规和机制的拒绝,但与此同时,走在现代文学体制边缘上的科幻在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学呢?另一方面,科幻也需要重新调整与科学的关系吗?去年年底科幻作家重新被接纳进入国家层次的科普协会,这意味着自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来,科幻终于在姓科还是姓文的问题上得到平反。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假如只是姓科就意味着得到官方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标志着科幻可以登入大雅之堂,或是进入庙堂。然而,这又让我担心起来——无论在机制的层面,还是在个人创造力的层面。这一轮科幻的太平盛世其实背后又有着多少惊涛骇浪呢,新浪潮也许注定不会长久,但科幻作为一种探索未来无限可能的文学,但愿它可以长久地存在于中国文学里。

在复旦工作坊的作家圆桌上,作家们关注的问题还有科幻与现实的关系,科幻与虚拟现实的关系,科幻与未来的关系,科幻的中国性的问题。在一个最大的意义上,科幻关注的不仅是个体的生活,而是我们整个的社会,整个的物种,整个的世界。美国著名的科幻作家坎贝尔戏称科幻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更大,因为它写的是宇宙中所有的时间与空间。当代的美国华裔科幻理论家朱瑞瑛认为,科幻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因为所有的隐喻对科幻而言,都可能就是现实,在语言表现的层面,科幻中的幻想,比现实还要更真实。朱瑞瑛教授也来到了复旦会议,她讲的是韩国与朝鲜的问题。这两个国家都有各自发达的科幻,但朝韩问题也是全球科幻文学想象的一个主题。中国科幻的盛世,既是一个文类的成功故事,也是“现实一种”从不可见到被看见的过程,在量子力学测不准原则之下,这个瞬间难以捉摸,它是否在物质

上是实存，它又如何创造意识？我们如何去看，如何去幻想，如何去书写，也决定了我们自己世界有怎样的现实会被看见，或者会被改变。

科幻最让人激动人心的，也许还是来自它诞生于大航海时代与大革命时代的双重语境。科幻是背井离乡、漂泊无定的文类，它也许从来不属于单一的民族与国家，在科幻的世界中，有着超越国家、超越制度的想象维度。不要说《弗兰肯斯坦》的构思诞生于瑞士，故事元素中有日耳曼的古老传说，作者是英国人，故事终点在北冰洋上；刘慈欣笔下的流浪地球、时间移民、宇宙归零，以及我们坐在冥王星上哭泣的时刻，都是这样的时刻，提醒我们，科幻有一个更大的世界，不会被某一种制度或单一的梦想束缚。面对未知，那个测不准的时刻永远让我们着迷。

现实在哪里？书写者在哪里？

先不要跟我扯说文字，好像它是个多么无辜的小中介。它就是霾，好吗？带毒的，目测不及，其实早就成颗粒状，不是套话就是意底牢结，无处不在，铺天盖地，写作者中招如呼吸一样自然，谁能有那么强大的过滤器终年无休地排毒？

常态的写作，是文字霾与意底牢结迷雾的写作，初写者多有不察。

现实尚能指望有天朗气清的一天，写作没有，永远被文字霾纠缠，写作者也没有，永远在浓得化不开的意底牢结迷雾中挣扎。你写作，你就无处可逃。你在那里，雾霾就在哪里。

不要写作，那总行了吧？没问题，走好！

可以不挣扎，任其纠缠吧！是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确是如此，人总不能长时间戴着防毒面具。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写作是顺水推舟，不做多余的除霾去雾的动作。

以前有人说，人们不知情、受蒙骗，所以不除霾去雾。现在，大家都已是明白人了，但仍然不除霾去雾。

或许除霾去雾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或许与霾共存、慎言慎微已是一种很有道德感的抉择。

或许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同矣，以至乐于其中。

或许烟霞去尽，水分就没了，一切难得凝固的实惠将化为空气。还是留着雾霾吧！你懂！

既躲不开，就索性以自己的书写，不怀好意地与霾共舞，挑衅意底牢结，在迷雾中制造怪气旋，以霾还霾，西西弗斯般追求临时确幸、短暂清明，是为“霾书写”。这是一种逆势、厚积、苦行的狠写作，不附送鸡汤，不寄望明天会好，永远独孤搏斗，无人点赞。到了这个级别，一般有点看头。

我的书写，你管得着？你对，管不着。

你凭什么说三道四？你不是跟我们一样，吸了一辈子微型颗粒状的毒霾？是的，我就像工伤的石肺病人，勉强在呼吸。因为久病，病出了一点滋味，跟大家分享。

我没本事如传说中的瑜伽密行者把体内毒素转化为养分……但我一直在尝试以毒攻毒，以霾书写来书写现实。

我认为霾书写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

不不，当然不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卢卡契版本的统摄性批判现实主义。我也在后现代坟场全程待过，好吗！我只是建议写作界道友们从文本终结者墓园，爬回到现世。虽然明知道从来没有一个整全说得清楚的所谓现实世界在外面等着我们去写，却坚信哪怕是带毒的文字，重新混搭，或将毒就毒，还是可以书写出哪怕是意底牢结化的片面（永远是片面）的现实。

现实在哪里？雾霾化现实让人雾里看花，一头雾水，而到头来根本没看到隐藏在其中的毒霾。雾锁现实的边界不清不楚，只知道它方圆都不是平的，犬牙交错、关卡重重，要穿越它是一场障碍赛。它是多中心的，也是去中心化的，而且现有的中心皆已难以维系，猎鹰不再听驯鹰人的哨令，呈现分形组合、移形换影的非线性气旋。它也不全是幻觉拟像或从子虚乌有中建构出来的，它是有物质基础和史地路径局限的，也起码是局部可知的、可描述的、可预期的、可传授的。它多源、断续、碰撞、变易、多层次多指向，无法化约，通过人类有意无意的活动，不断在制造，不断在消失，不断在结构，也不断在解构。对现实（们）的认知是一种处境化的认知，但却是可以感知、体验、记录的。可是，离开书写者自己的心智肉身的体验，离开书写者身处的具体情境以及书写行为本身，现实（们）是无法清楚表达的。横看它是现实，侧看它竟是异度空间。

此种情况下，如果霾书写信徒仍然相信有些现实们是可以准确叙述的，猜测某些书写方式是可以写出相对真实的现实感的，也即是说认为所谓现实，不仅仅是知识论上的诘问，而且是属于本体论上的存有，那当然是要靠信仰了。就是凭这一点信仰，霾书写者在雾霾现实中长期潜行，干着一种脏兮兮的现实主义著述，不囿于性冷淡的极简教条，更敢于一头栽进烦死人的极繁叙事。

霾书写者认为这才是道德的书写。

这真是很累人的活，霾书写者也会不时意志动摇。为了鼓励幸存的霾书写道友（有的也在后现代坟场待过），我冒昧再给一个反直觉的建议：霾书写者若想要做到极致，可以试把自己当作活死人。

活死人的优点就是不把自己当人，至少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常人珍爱自我，但常人的自我主体就是用雾霾牌强力胶维系的，滋生着欲望与恐惧。活死人则虽生犹死，凡事不抱希望，所以不会失望；自我式微，所以无畏；主体分解，所以分身有术、脑洞大开，一会儿现忿怒相，一会儿复显慈悲相。

活死人的无畏不是因为无知，活死人是储存着大量记忆的，并与机器在融合、与赛伯空间在链接，吞噬信息。活死人不把自己当人，所以可以想象自己同时是自由自在的沙鸥、飞檐走壁的夜猫、救苦救难的菩萨、雌雄同体的巫婆，无坚不摧的机械生物赛博格，以跨生死有情无情界的复合想象看雾霾现实。

活死人为了霾书写现实，必慎重地调研、饥渴地体验、认真地对待文字霾，不惜付出代价。鲁迅不是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暗黑料理的霾书写信徒，如果不能内生听雾的耳、看霾的眼，就得准备随时撕掉一边耳朵，塞上耳机接上赛伯微信；挖掉一颗眼珠，换上夜视的猫眼或模仿苍蝇的人工智能复眼；随时准备被整到头破血流、甩皮甩骨、甩手甩脚，正好方便换上机械义肢、人造肌肤。（好吧，到韩国整到千人一容也算是向活死人归顺吧！）

活死人不期待从现实中取得任何回报认可。都已经是活死人了，还有什么可欲、可畏的呢？活死人没有下不了的狠心，让霾书写与所谓现实周旋到底，又何乐而不为？

活死人霾书写者的新现实主义宣言，2016年。

缺失的宇宙

——浅论上世纪五十和八十年代中国科幻的一个特点

■ 文/刘慈欣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科幻历史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清末民初阶段的研究上,而后面的两个阶段,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是中国科幻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这两个阶段科幻文学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两个阶段的中国科幻曾经呈现出迄今少被注意到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出现在中国科幻文学较少受外界影响独立发展的时期,可能提示出中国科幻某些深刻而本质的东西,值得注意。

世界科幻对中国科幻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科幻的四个活跃期,呈现出一个奇特的驼峰形状: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这两个阶段,这种影响达到高峰;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活跃期中,国内科幻创作受外界的影响较小。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的科幻与当时世界主流科幻的交流很少,对欧美科幻的引进主要限于古典作品,对当时的主流科幻小说几乎没有引进,所以当时的国内科幻创作者们与世界科幻主流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苏联科幻创作理念对当时国内的科幻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后来的评论界对此似乎有所夸大,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与同期的苏联科幻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许多方面是本质性的。这时的中国科幻有如下独有的特点:

近未来特色: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所描写的未来绝大多数没有超出一个世纪,小说中出现的社会生活场景基本上是当代的。而当时的苏联科幻小说,向未来的时间跨度已经相当大,如《仙女座星云》,描写的时代是公元3000年。

近空间特色：当时的苏联科幻已经大量描写恒星际探险和超远距离的星际航行，如《太空神曲》，但在同一时期的国内科幻小说中，探索的空间距离基本上没有越出火星轨道。

纯技术特色：没有或少有人文主题，基本上是始于技术止于技术，而这种技术也是应用层次的，大部分只是现实技术向前一步，很少出现超级技术的描写，而因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产生的哲学思考更是难以见到。反观同一时期的苏联科幻，包含着相当多的人文内容，作品中充满了对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人与宇宙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的思考。

窄视角特色：科幻作品所描写的大部分是国内的局部社会，视角局限于国家和民族之内，少有把人类作为整体进行描写的作品。而同一时期苏联科幻的视角就要高得多，出现了星系范围的文明。

少儿特色：当时的国内科幻小说，大部分是面向少儿读者的，而苏联科幻中，虽然有布雷切夫这样专写少儿科幻的作家，但大部分作品还是面向成人的。

由于五十年代的中国科幻脱胎于科普，笔者认为，相对于苏联科幻文学，以伊林为代表的苏联科普作品对当时的国内科幻创作影响更大些。

经过“文革”的沉寂后，中国科幻文学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活跃期，这一时期，虽然以欧美作品为主的世界主流科幻被陆续介绍到国内，但仍局限于黄金时代和之前的作品，代表世界科幻最新潮流的作品仍没有引进。这一时期，外国科幻对国内科幻创作的影响仍然有限，科幻创作在理念上沿五十年代的惯性前进，虽然在文学上有很大改善，但五十年代中国科幻的近未来、近空间、纯技术、窄视角特色仍然存在。

回望这两个活跃期的中国科幻文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相对于世界科幻，中国科幻中某些题材的缺失，缺失的题材主要有以下方面：

时间旅行：作为科幻小说中的主要题材之一，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科幻中几乎见不到这类作品，即使描写过去，所进行的也是“伪时间旅行”，比如用电子和生物技术复活恐龙、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清朝等等。

架空历史：也是西方科幻中早已常见的题材，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科幻中几乎找不到踪影，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科幻，如《古峡迷雾》《美洲来的哥伦布》等，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架空历史小说。

大灾难：描写危及人类文明整体的灾难的作品在这两个时期也很难见到（宋宜昌的《祸匣打开之后》是一个例外）。

超远程宇宙航行：这两个时期的科幻作品中的宇宙航行大多设定在太阳系内，少数描写恒星际航行的作品，如《飞向人马座》，在航行距离和速度上也十分节制。

近未来战争：两个时期中，像《珊瑚岛上的死光》《波》这样的作品，只是描写冷战中的小范围事件，不能看做战争科幻，除《飞向人马座》中的背景设定外，能回忆起的直接描写当代政治格局下近未来战争的作品，只有八十年代的中长篇《神秘的信号》和短篇《桥》（后者曾被《新华文摘》转载）。

终极思考：对大自然和宇宙最终奥秘的哲学思考，这是两个时期中国科幻中最缺少的题材，现在几乎回忆不出一篇这样的作品。

相对于当时的世界科幻，国内还有一些缺失的题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题材的缺失不是偶然的忽略，这固然与当时的出版环境有关，但不能仅仅归结于此，有些题材的缺失，如超远程宇宙航行，是由当时国内科幻的创作理念决定的。

外部影响的弱化，使得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科幻作家们以自己的理念进行创作，中国科幻的创作思想相对独立地发展，使这两个阶段的国内科幻文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这两个时期的科幻创作中，中国科幻的一大特色就是科普型科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并一度拥有主流地位。这种类型科幻的特点是：幻想以现实技术为基础，并且从已有的技术基础上走得不远；技术描写十分准确和精确；作品大多以技术设想为核心，没有或少有人文主题，人物简单，文学技巧即使在当时也是简单而单纯的。它们有些像坎贝尔式的科幻小说，但更具有技术设计的特点。科普型科幻在国外也出现过，像阿西莫夫和克拉克这样的大师，很多作品也带有强烈的科普色彩。但这种科幻形式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得到充分的发展，科普型科幻的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影响力，达到了中国科幻的顶峰，其所创造的辉煌至今无人能重复。

但外部的影响也在八十年代逐渐显现，曾经对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之争，最终以文学派的胜利告终，世界科幻的大环境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在国内迟来的胜利，科幻文学开始摆脱五十年代的惯性，向新方向发展，一些主流文学作者加入科幻创作也加速了这种趋势，只是接踵而来的低谷截断了这个进程。

2016年8月4日 于阳泉

《小灵通漫游未来》与中国的现代性

■ 文/韩 松

过去一百多年，现代性是中国科幻的主题，也是中国历史的主题。将中国人的物质和技术欲望推至登峰造极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

我第一次接触《小灵通漫游未来》，大概是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读中学时，即被它迷住。我不仅喜欢上了那活泼的主人公小灵通，还爱上了未来市的孩子小燕和小虎，也痴恋着那些奇妙无比的科技发明。

《小灵通漫游未来》大概至今仍然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小说，当时印了一百五十万册，改编的连环画又印了一百五十万册，加起来有三百万册。

这部书是著名科幻作家叶永烈先生在1961年写的，当时他投稿至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不料遭到退稿。谈到退稿原因时，叶永烈说，“因为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样的描述未来灿烂前景的小说与艰难困苦的现实格格不入。”

该书直到1978年才得以出版，立即引起轰动。2000年2月，叶永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采访时说，中国人民关心未来有三个年代：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们非常关心未来会怎么样；一个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时刻，人们很想知道实现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未来是什么样；一个就是现在，世纪之交，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人们在想新的世纪会是什么样。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面世刚好赶上第二个年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纠正“文革”错误，拨乱反正，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科幻小说逢时而兴。